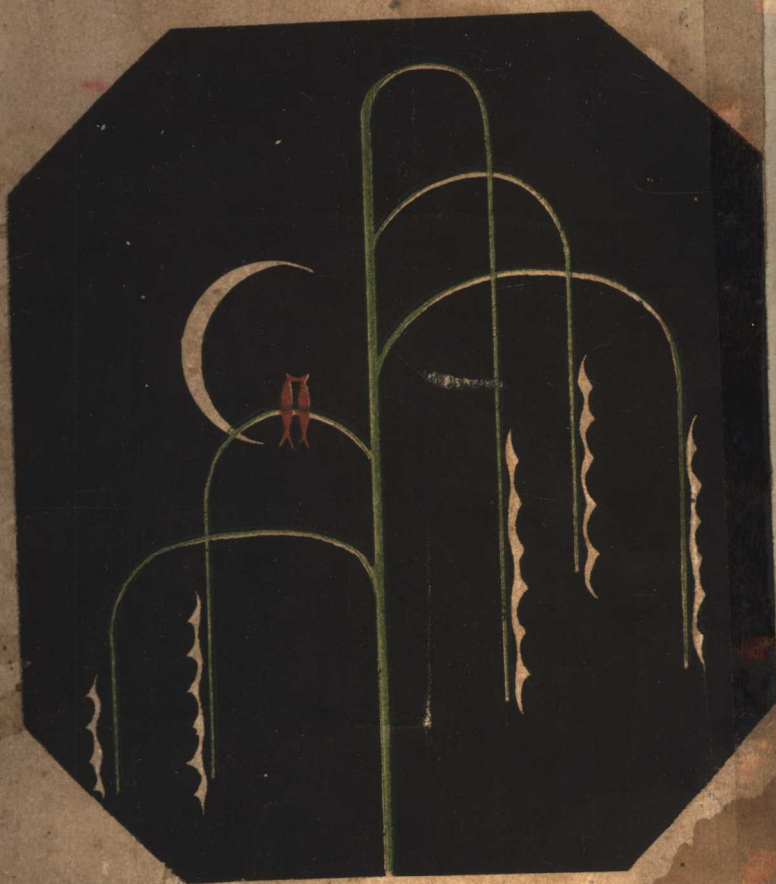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吻

接

謝 六 逸 譯

接

吻

謝六逸

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日初版

接吻

譯者

謝六逸

發行

大江書鋪

上海狄思威路九七三號

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
目次

愛犬故事……………	加藤武雄……………	三
接吻……………	加藤武雄……………	三五
阿富的真操……………	芥川龍之介……………	四五
我也不知道……………	武者小路實篤……………	六七

愛犬
故事

加
藤
武
雄

原书空白

我家有兩匹犬，一匹是在黑色裏夾着白色細斑，成爲黑芝麻與鹽混雜的顏色，所以叫牠做小花；一匹帶赤色，叫牠做小紅。兩匹都是聳然立着耳朵的駟犬，背脊的長有四五尺，要算是無倫的大犬了。

聽說是兄在小孩的時候，從什麼地方得來的，兄非常愛着這兩匹犬，我也和牠們十分的要好。我的幼年時代，少年時代的唯一的好友，說是這小紅與小花，也是可以的。——我不知道我的生母的容顏，我的母親是繼母。母親不是格外的愛我，也并非格外的憎我，總之，是一個嚴格而乏情趣的人。父親是重病之身，只是一位躲在倉庫的樓上耽讀古書的人罷了。我從父親那裏，也不能充分的領受慈親的愛情。我岑寂地養育於空洞舊式，大家的，薄暗的空氣之中

。膽怕怕見生人的我，也并不到外面去尋求友伴。只消唏唏的吹簫作響，便搖着尾巴，無論到那裏都跟着去的這忠實的兩匹犬——只有這是我的伴侶，並且，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。我也和牠們打架，以牠們做角力的對手；也跨在牠們的背上，當作馬騎，盡興的平和的同牠們嬉戲着過日子。

「哥兒，不行的！有狗的臭味。」

侍女們常常這樣的說了。

比我早生出來兩三年的牠們，縱說已經是很老的犬也行的，而且充分的具有老犬般的威容和智慧。牠們的強健與伶俐，為我的無二的矜持。將包着寫好的字條和錢，繫在頭上，打了暗號，牠們便會跑到一里以外的市上的雜貨店去，能夠毫無差錯的買了東西回來。即是有人想奪取錢和物件，牠們就剝着牙齒，飛撲過去，也就沒有人敢去觸牠們，因此，與其差輕妄的用人，倒是用牠們靠得住了。

只要嗅着點奇怪的風色，牠們就放聲吼起來，聲音是差不多響遍全村般的，激烈的高。「今晚酒店——這是我從前就有的家號——」的狗在吠哪，好像有什麼格鬪，當心些！」這般的家家戶戶互相驚異。不單是我家的，也當作全村的看守者，牠們也被村裏所愛重了。

小花這匹是比較的和順，小紅是非常的剽悍，咬了人的事也不算少。有一次曾經咬過強賣的乞丐，據說被大咬過的創，塗上黑砂糖可以奏效，所以除在乞丐的足脛上，拍拍地給他敷上了黑砂糖之外，又給他五角一塊的銀幣，這才答應收下，這樣的事，也曾有過的。

我剛進了小學校，牠們就護衛這初與世間接觸的小主人出外似的，或跟在身後，或跑在前面，一直跟到學校。我在學校的門口，張望着周圍——

「喂！該回去了，回去！」

這樣小聲的叫着，牠們雖然已經和順的回去，卻不知怎的又在中途折了個

來，在課室的窗下，啞啞的用鼻叫的事也有。我知道了，便忖度將被先生斥責吧；又怕在散課後牠們要被高級的孩子們捉弄，心裏紛亂極了。

「喂，這是那裏來的狗！」

「好大的傢伙！」

先生雖然沒有什麼斥責，可是到了照例的散課時間，高級生們就走近牠們的周圍來了。在早是恐怕，既而習慣了，就來拉耳朵，或擲石子了。而且牠們在人叢裏看着我，就抬起頭來，要吠叫似的，悄然地搖着尾巴。好像是辨別了處所的不同，謙讓着的樣子，可是在我便不能忍受似的困窘了。我不管大衆——

「該回去了！回去！」

睨視着牠們說了，又舉起手來打了暗號，牠們終於聽了我的話回去了。我大約是在初等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在兄的書箱的裏面，看見了一本叫

做小國民的舊雜誌，無意的翻着書頁的時候，有題名愛犬故事的一篇文章觸了我的眼簾，這是兄所作的。在投稿欄中，用六號鉛字排成的這篇文章，我熱心地把它讀了幾遍。

「小紅與小花是我的愛犬的名字。」這樣的起頭，是把關於兩匹犬的各樣的事寫作而成的。依然把犬跟着到學校，趕也趕不回去，因而困窘的事哪；把自己的飯盒裏的飯分給牠們而被先生斥責的事哪；牠們看守自己，防備強暴的朋友們的事哪，兄將同我自己的地位一般無二的心情與狀態都描寫出來了。還有，寫到那小紅咬了人，母親嚴厲的吩咐把小紅捨了因而困窘；小花有兩三天不在家中，憂慮充塞胸中因而到村中各處搜覓的地方，不覺使我的眼中含着眼淚了。在那篇文章裏，兄的柔弱的氣質，養育於繼母之手的感傷的少年的心情，都充分地說出來，並且是和我的氣質與心情，毫無間隙地貼合着的。

呢，以上算是本文的楔子。我的愛犬故事，應該改用上面的一句，作

爲起頭了。

「小紅與小花，是兄的，而且是我的——岑寂的兩兄弟的愛犬的名字。」

我在十一歲之時，得了一位美貌的阿嫂，兄雖是不過十八歲，可是長子早婚，是我的家的風，又因爲父親是病身，兄不能不早一天娶親，使家主的地位穩固。那時，我家雖是已經很衰落，然而結婚的儀式，是頗盛大的舉行着，越過那連着我家的後山的小山脈，來了新嫁娘，行列的燈，從後山的山頂接連到山麓，差不多把全村照得通明了。阿嫂是一位鬢毛多的細長面孔的，雖是溫柔而貌美的人，較兄長一歲正是十九歲。

貌美而和藹的阿嫂！這是怎樣的使我欣悅，使我矜持的事呵！在僅有患病的父親，與冷酷的繼母，與無論何時都陰沉沉的兄的這樣的家庭——雖然用人也有三四個——我因爲有阿嫂，才俄然地覺得光明而快活起來了。

羞澀的我，到了親親熱熱地叫着阿嫂的地步，雖是費了時日，可是只要一

見着阿嫂含着微笑的和藹的眼睛，在我的心中便要歌唱出什麼來了。

阿嫂也很愛憐我，我們二人較之同胞姊弟，更是要好的姊弟。

兄是憂鬱而極少說話的人。兄和阿嫂說着話，一次也沒有看見過。即使阿嫂有什麼事同兄說話，兄連回答也沒有一句，兄不知怎的似乎有躲避阿嫂的樣子。

「阿哥真是異樣的人呢！」阿嫂寂寞地笑着，向我細語的事，也曾有的。阿嫂雖然不是十分喜歡多說話的人，可是和我很說了各樣的話。

「在我，如果還活着的話，也有恰好和芳之助君同年的弟弟，那豈不是好嗎？芳雄是他的名字，也是和你一樣的叫做芳哥兒呢！所以我——」這樣的話，阿嫂常常說起的。

我現在還能夠記得。那時我在學校裏，我想要一個如某人所有的，裝筆尖和橡皮的小箱，因此尋了一個牙粉盒來，正在用盡力氣的把盒上的字紙剝去。

阿嫂說，「這種盒子不好，芳哥兒！我去找一個來給你。」她從新衣櫥的抽斗裏，拿出了一個燦爛的漆着花卉的小箱來——

「因為我沒有什麼用處，」說時，就送給我了。那是盛彈琴用的套甲的箱，拿來供我的這樣的用途，真是過於暴殄了。我雖是謙讓着不受，阿嫂不聽，無論如何要送；我。我熟思以後，就拿到兄的那裏去，試去問他看看。

「因為不是我的東西，來問也是無法的。——不過，既然說是給你的，你就收下了吧。」兄雖是用平時的冷淡的語調說着，可是在在他的臉上，有好像微笑或是柔和的表情，於是我便安安心心的領受了。那美麗的小箱，成了學校，同伴的驚異的目標，是不用說的了。大家都拿在手裏看，——這是怎的？這樣問了。甚至於先生也問，你怎的有這樣的東西呢？我便得意洋洋地快活地答道：

「阿嫂送給我的！」

愛憐我的阿嫂，也非常愛我所愛的小紅與小花，牠們得了美貌的女主人，一定是快樂的，不久牠們就馴服於阿嫂了，似乎已經懂得她的說話了。

「小花！小花！叫一聲旺旺！」

阿嫂蹲在廊下，拿果餅的斷片，送到牠的鼻尖，於是小花就媚人似的，嗚嗚地呻着，既而奮然地「旺」的叫了。阿嫂像彈出去似的跑開了——

「嗎咿！真的吃驚了！」這樣的，使人看見她有多少的誇張的表情，於是又「哈，哈，哈」的，豔然地發笑了。當着這時——

「你們兩人嚷着什麼？」說了這樣的話，微笑着，兄走出來了。

「真是大大呢！這樣的犬無論那裏都沒有的。」阿嫂既不是對我，也不是對兄的這樣說了。

「小紅那傢伙，近來柔弱了。只有這匹是很強健的哪！」兄並不是向着那一個，這樣說。

「可是，小紅真的還強呢！芳哥兒！」

「這匹昨天又像打過架來了。」

一切都沒有像他們二人的對話的奇妙了。兄與阿嫂決沒有從正面打過招呼的，只不過用橫顏互相向着。可是，我想，在那錯綜着的對話之中，很能夠感着從新結合的夫婦間的顧慮與羞澀中所滲透出來的愛情了。於是，不知不覺的，我一變而為非常欣悅的心情，向二人交互的說話了。而且覺得二人較之平時似乎用心聽着我的話了。被這意識支持着，我就一個人滔滔不休的說話了。

——然而，不久間，阿嫂隱在暗處啜泣的日月便來了。如像我在前文說過的，母親是很嚴格的，就在村裏，說起了「酒店裏的太太」，是大家都忌憚的人，她同世間的許多阿婆同樣，對於媳婦就很作難了。並且，那時我家的生活，雖是縮到了從前的十分之一，可是因為是舊家，事體仍然很多：出入也繁，阿嫂很是勞碌了。一面要討冷酷的阿婆的好，又要做處理繁忙的家事的幫

手，這在當作「大小姐」養大的阿嫂。未免是心稚體弱了。不久之間，看去眼睛凹下，人也消瘦了，美麗面龐的顏色，漸漸趨於黝黑憔悴的阿嫂，我對於她，是不能忍耐的傷憐起來了。而且，一點體貼也沒有的母親的冷酷的眼色，和狠狠地說話的語調，我想是無上的可憎的了。

「阿哥要說點什麼話安慰她才好。」

我見着那纏着紅布的帶油膩的髮根搖動着的丸髻，（日本女子出嫁後所梳的髮髻——譯者註）微微地顫抖，靠着雜物間門口的柱頭，用袖子掩着臉啜泣的阿嫂，我便起了泫然的心情了。兄無論何時見着了只裝做未見的样子，做出「非俺所知」的樣子，雖是陰暗的人，似乎特意對於阿嫂是那樣的。這般的兄的態度，在我是決不能默然了。

有一晚上，母親和兄在吃飯間談論什麼，被我偷聽了。

「如果你不說幾句，那就爲難了。父親是那樣的——一概不管，說話就只輪到